





連明偉分享海外替代役見聞與寫作的關聯。

而且要進入到社會底層去工作，因為這些地方都是社會階級差距較為明顯的地點，而且有來自不同國家與族群的人，透過進入社會底層從事勞務工作，不僅可以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了解不同地區的社會文化，也能真實感受他們內在心理不同的聲音。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打工度假旅行體驗，不僅讓連明偉窺見來自不同國家社會族群，為了生活而呈現最為真實的一面，也讓他省思到旅行背後所隱藏的社會責任與社會議題。

無論是族群、移民、殖民等，其都讓連明偉在旅行中有深刻的體悟，特別是在加勒比海地區的聖露西亞。聖露西亞是連明偉擔任桌球志工的地點，也是讓他暫時駐足腳步的心靈停靠港，不過，這趟旅程中繼站卻也提供他更多生命中的養

分。連明偉表示，在聖露西亞每年都會舉辦狂歡嘉年華會，原因是聖露西亞曾經被英國、西班牙、法國等國家殖民過，而這些殖民歷史對於聖露西亞被殖民者而言，造成非常大的傷痛經驗，因此，聖露西亞這個國家每年會藉由狂歡嘉年華會來洗滌這些被殖民的傷痛。其次，是當地黑人與華人之間的稱呼方式，凸顯歧視者與被歧視者之間族群對立衝突。

對於每一次的旅行經驗，總帶給連明偉不同的生命體悟。從大學到步入社會，從臺灣到世界各個角落，藉由每一次的旅行後的回歸故鄉臺灣，讓連明偉以客觀的角度重新凝視腳下這塊土地。

長期在異國旅行或工作的連明偉，在每次旅程結束後回臺時，總會發現自己的故土有了奇妙



連明偉在中興大學臺文研究所名人講座展版「報到」。



歷屆台灣文學獎作品進入中興大學圖書館展出。

的轉變，這些轉變，對每天生活在這塊土地的我們，往往很難察覺。然而，對連明偉來說，那些在異地的奇幻體驗，卻奇妙地反射在他與宜蘭這塊故土的歷史情感上。透過不同島國間的旅行經驗交涉，進而讓他心裡浮現對宜蘭這塊土地歷史的層層謎思，更燃起他想要透過旅行來回望自己的故鄉，並以書寫來傳達對這塊土地的關注。

在連明偉的旅行故事中，包括了很多親身經歷或邂逅的人事物，進而促使他想以書寫來記憶這樣的映象。但在書寫過程裡，卻讓他發現課堂所教的文學，與他在異地的所見所聞，產生很大的衝突。例如，在尚愛中學教書時，發現因為社會階級的影響，一般移民者的後代或經商者多數會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就讀私立學校；而在一張有三台菲律賓公車的圖片中，可以發現不同的車型或顏色，也就代表著在當地象徵不同功能的公車；

在菲律賓馬尼拉一個著名的貧民窟中，以往我們會侷限在所受到的知識領域中，對此貧民窟產生既定的認知或處理方式，例如認為捐錢、捐物資等方式就是一種仁愛仁慈的表徵，但進入這個場域一起生活的連明偉，透過長期觀察與不同窺視角度，發現貧民窟裡所呈現的與外界想像不一樣，讓他心裡浮現出道德上的深層隱喻；又如一場大雨或颱風所挾帶的停電、淹水等問題，凸顯菲律賓的社會問題以及當地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所呈現生命的張力。透過在菲律賓的生活體驗，雖然滋潤個人的生命歷程，然而，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在不同文化的文字語境內要能深刻地描寫出，既不陷入文字本身的圈套中，又能讓讀者理解作者的想法，卻是一項很大的挑戰。這也就如赫拉克利特所說的「相異的事物結合在一起，從差異中產生最美麗的和諧，萬物因衝突而生」，

透過不同文化所呈現的衝突進而達到融合與協調的境界。

這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文化上，還包括在語言、宗教、族群議題上。例如連明偉在菲律賓所服務的學校，其校長要求每個學生要學習多種語言，如中文、英文、廣東話等，因為對於華人而言，語言是一種優勢，透過多種語言的學習會影響他們未來的發展；在宗教上，連明偉發現在菲律賓華人所祭祀的宗教是「開闢三王」，祭祀的主要原因是追思祖先艱辛開墾的歷程，以表慎終追遠的情懷。而在西方教會的教堂裡，更出現洋娃娃、神龕、儒道祭祀儀式等中西融合的信仰方式。又或是在理解一貫道在菲律賓的創辦學校理念與目的後，進而改變其對宗教原先的看法；在族群文化上，為了融入異地生活而出現的「菲華三寶」：義務消防隊、捐校舍、義診，凸顯出華人社群為了能在異地生活，而運用各種網絡社群關係來面對這樣的異地生存壓力。

也因為這些不同歷史文化所呈現的差異性，讓連明偉學會尊重並以更寬廣的心胸來面對，例如，走在菲律賓 Sagada 當地的懸棺奇景，體現出菲律賓祖先對於死亡的觀看角度；而透過 Cave in cebu 石穴裡，過去戰爭時所遺留下來神獸遺跡壁畫，更啟發他對自我的觀照，讓他了解到勇於跨出自我的設限的重要性。透過不同國家所

遺留下來的歷史文物，拓展連明偉的視野，帶給他更多元的觀看視角，也讓他發現用文字在描繪這人生中難得的生命體驗時，會不斷衝擊著他的文字語境問題。

連明偉帶著沈重的口吻告訴我們，其所謂的「記憶宜蘭故鄉」，不僅是個人記憶，還包括整個宜蘭城鎮的發展與生活環境，甚至是臺灣的過去與未來走向。不過，記憶是跳動且不規則的，而用來描述旅行所見所聞的文字，透過閱讀帶給讀者影響，但一旦發現現實生活的經驗與文字呈現不協調時，文字反而會形成某種幻術，造成寫作者書寫的障礙，而連明偉稱這是文字的欺騙幻術，因此，要避免這些記憶裡也乘載著文字的欺騙，是他書寫時一直要去突破的最大挑戰。正因為文字所形成的幻術，容易使創作者迷失自己，因此，適度地脫離寫作的軌跡，會有助於創作者對自我的回顧與反思。文



《青蚧子》簽書後，連明偉與興大師生相約再會。